

黑劫余生录

下冊

警世小說

黑夢餘生錄冊下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黑劫餘生錄全二冊

定價大洋八角

著作者 閩杭傅開裕

發行者 泰東圖書局

印刷所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

(◎)歷史 小說 新華春夢記

楊塵因著
全書十册
每册五角
已出五册

是書迺楊塵因先生最近之傑作述洪憲八十三日故事事率真語語入妙全書計一百回都六十餘萬言分訂十卷加以吳稚暉陳白虛汪鼐丞諸先生序言張冥飛先生總評張海漚先生眉批抉摘竊微彌顯其五光十彩非僅小說之特色實乃野史之大觀也

(◎)歷史 小說 雙墓孤碑記

滄海生驛述
定價大洋一角

是書叙一德屬波蘭之未婚夫妻脫難後男入英女流於比會歐戰起男應募屢戰擢至少將彈貫胸不起絕命時大呼已名與女名者數女適任該處看護婦聞聲馳往而氣已絕遂徇之以身中間叙俄德之殘暴夫妻十餘年流離所經種種之慘痛不堪卒讀而其痛流離念祖國殺仇敵一腔悲憤百折不撓之概不但爲亡國人之借鏡即受制於強暴之弱國之國民讀此亦可藉以激發其廉立之心勿謂以其爲小說而忽之也

黑劫餘生錄第二集

第十一回 造凶淫色徒施詭計 承下問烟鬼進讒言

却說卜成仁那日冬賬粥廠止上了五十石米。已是報竣之數。總辦施立人觀察。聞飢民來勢正盛。便問成仁前番的米還剩多少。成仁道所剩也不過五十石。施觀察道從開賬到今。纔一個多月。消去四百石。這百十石米怎麼挨的到明年二月初呢。況且開賬時沒這麼擁擠。倒去這許多。後半節的事怎麼辦呢。兄弟院上事狠忙。不能常常到廠。這班司員差役。是狠靠不住的。見翁總得查。查究竟。能不能涓滴歸公。成仁道天天有實銷清賬。會辦。雖不敢說全廠弊絕風清。這清慎勤三個字。會辦。是時常自問的。施觀察道。這就狠好。但是來日方長。怎麼支的下去。總得想個法子纔好。成仁道只有還是移請方伯補發點才行。施觀察道。請補多少呢。成仁道還請五百石。施觀察道。怕要駁。請三百石罷。

成仁道。再少。也是要駁減的。司房規費。倒要去一成。便是大人辛苦。一趟不能歲米。也不存一點。據會辦看。還是請五百石的好。施觀察道。這也不錯。今日兄弟沒多事。就請見翁主稿。大家斟酌好。交給司事謄清。好發出去。成仁一心想。到濟良所去探聽梧仙消息。那有心情辦這件公事。無奈碍着總辦面子。又是發財的交易。說不得。強打精神。擬出稿子。遞與總辦。施觀察看了點頭。道。就這麼着。立傳司事擎去寫。一面立起身來。道。就煩招呼寫好了。送到公館裏去。加鈐出發。就是向成仁略欠一欠身。出廠上馬車。如飛的回公館去了。成仁送過總辦。自己也搭上拉車。直奔濟良所來。一見錢耀錦。就問梧仙可曾答應。耀錦開口便說。這事無望了。成仁聞言。好不吃驚。忙問怎麼無望。耀錦便將子俊來所與梧仙相會。二人如何情致纏綿。及梧仙報告。如何輕薄的情形。一一告知。成仁。成仁。就如身子落在冰窖裏。冷氣攻心。直氣的四肢發抖。半晌說不出話。

來。但是想梧仙的心比火還烈。那裏冷的下來。發了一會呆。想破敗的方法。又念萬子俊名字狠熟。一時想不起在那裏會過。又怪耀錦不該給他相會。耀錦道。這是你自誤。早聽我話辦了。也不至落在人手裏。成仁道。我有一個仇人。當時也曾勸我辦的。奈那時我沒差事。騰不出這筆錢。耀錦道。那個是你仇人。怎又勸你辦這事。成仁道。當日原是親戚。後來鬧出嫌隙來的。就是席世柱。你也該認得。耀錦道。不是你的妹婿嗎。成仁點點頭道。我狠合他過不去。我本想去院上告他。因想想怕有不便處。暫時饒了他。將來必安要報仇的。如今不來往了。說到這裏。猛憶解勸之人。拍案道。是的。這萬子俊可是個學生打扮。耀錦道。有點像學生成仁道。不知道他在那個學堂。耀錦道。人已是他的了。你管他在那個學堂呢。成仁怒道。我娶不得梧仙。就算不得卜成仁。以後也不在省裏候補了。倒試試手段看。耀錦道。你還想什麼糊塗主意。我可不好幫忙。成仁道。別

的不用你帮忙。只這幾天你要抗拒他。好等我想法子。耀錦道。假如他照章行事。具保納捐。娶做正妻。我怎麼拒絕呢。成仁道。還虧你是個候補縣呢。世界上。做州縣的。顛倒多少案情。冤害多少人命。抄家殺頭。只消莫須有三個字。就做掉了一個妓女。抓在手心裏。還這麼艱難。倒是不要想做官弄錢。趕早家去。好多着呢。耀錦被他這一激。也就鼓動起來。道只要值得我。也能順着你辦的。成仁道。只怕你不要錢。那可沒法。你既肯做。這就容易了。如今只要你阻住他。不會面。延緩下他不定約。我就好查他來歷。尋他破綻。就有法辦了。耀錦道。至少要加一倍。成仁道。只要事成。這倒不妨。就憤憤的走了。須知耀錦雖是錢要緊。還沒害人的才幹。今被卜成仁提醒。不由看錢分上。便學着做起來。況又起了貪心。還想二百。但不知從那裏下手。可巧到了第二日。忽來一信。上寫濟良所定。章本。

呈梧仙女士親拆下署。自陸師學堂萬緘。才知道子俊來歷。論濟良所定。章本。

不許外間通信的。子俊那裏曉得。惟恐失信。梧仙盼望。故致信安慰他。那料釀出絕大風波來。耀錦既受成仁囑託。便不送進去與梧仙私將下方封口輕輕揭起。抽出一看。那知子俊與梧仙純是眞誠。竟將留驗的話直寫出來。耀錦又驚又喜。叫人卽請成仁到所。將信遞與他看。成仁喜出望外。想了想道。你竟封好了。送進去停兩三日。只如此這般。隨後便好辦了。適才方伯來傳見我還要司裏去。你只照行就是了。說着洋洋得意而去。耀錦仍將信封好。着人投進內邊。却說梧仙自會了子俊。心下十分愉快。准擬數日之內子俊必來送捐定約。雖慮子俊吃烟不無煩心。自恃身有餘積。總可過活。果真他有癮也可慢慢勸戒。忽見外邊傳進信來。確是子俊手筆。寄與自己的好生疑惑。拆開念道。

情牽一縷。緣結絲桐。願慰三生友。宜琴瑟。詎蚊雷驟鳴於俄頃。致佳信頓失夫前期。幻出芙蓉。竟奉驗留之諭。眷懷窈窕。頻煩懸盼之勞。顧鬼蜮雖善含

沙天日豈難昭雪。屈計還家之日。當在祀竈之時。卽應卸我歸裝。受卿鴛牒。
尙乞寬卿懷抱。待我鸞輿子俊蕪箋。梧仙珍重。

梧仙念完。禁不住撲簌簌落淚來。這信原是監所遞與梧仙的。見他這樣情形。不知何故。便問信上寫些什麼。梧仙將信奉與監所。監所看過。還與梧仙道。可是本人筆跡。梧仙道。這却不假。監所道。可是爲他吃烟。不甚滿意。梧仙道。學生旣已允許自應安命。怎好怨他。監所道。你還有什麼爲難呢。梧仙道。怕他受不住這試驗。有性命之憂呢。監所道。試驗出嗜好。不過開除。何至有性命之憂。梧仙道。他是愛面孔的人。怎肯承認。萬一熬不下去。難保不到這田地。監所道。世上不用藥。硬戒了的人狠多。他年紀還輕。烟癮必不深。我勸你不用過慮。當不至有甚危險。梧仙想想。也覺有理。只得強打精神。日間隨衆上課。不使同人看破。無奈心上比自己調驗還難過。一條腸子只牽掛着子俊。魂夢竟隨他試。

驗去了。日盼試驗期滿。子俊來所才得放心。這日忽聞鈴响。外間請監所說話。梧仙默計。將有七日。以爲定是子俊來了。心中喜極。面上反覺有點含羞。却矯爲鎮靜。在房裏坐候。外間來請。不想監所出去。還未進來。先有個聽得風聲。像報新聞的向人說道。陸師學堂死了一個學生。說是姓萬。爲被總辦調驗。熬不下烟癮死的。梧仙身雖在房心原在外。一雙耳朵極靜。極靈。那有聽不清的。說話的又才聽了一半。便來學說。那防聽到。熬不下烟癮死的。正撞在心上。阿呀。一聲。兩眼上翻。阻厥過去。衆人聽見。聲響齊進房來。見梧仙面如金紙。氣息全無。白瞪着雙目。直挺在椅上。靠着幾乎不會栽下地來。衆人駭得扶的扶。叫的叫。又有的趕去請監。所亂做一堆。恰好監所進來。見此光景。憐他際遇窮奇。不由得滴下淚來。埋怨說話的口快。上前叫了兩聲梧仙。不見答應。又道。你不要誤會。快點醒醒。梧仙心裏原有點明白。只轉不過這口氣來。聽見監所這兩句。

話才漸漸轉過來。哇的吐出一口鮮血。衆人着實驚訝。要知梧仙的心事。是絕不向人說的。只有卜成仁謀娶時。會對監所說過一次。便是那日子俊來會。却在上課之時。他兩人在院外談心。衆人怎知是那個呢。今見梧仙急到這個地步。又被監所埋怨說話人口快。才知前番來的就是此人。暗笑梧仙過癡。但這班人或因未遂私情。或爲搗兒凌虐。逃入所來。究是娼妓出身。能有幾個獨存真璞。像梧仙不染習氣的。所以平日見監所另眼看待梧仙。不免生妒。及見監所如此憐惜梧仙。又不免要現慇懃。有代他搥背抹胸的。有代他拭汗揩血的。又有捧茶遞水的。不多一時。梧仙稍見平定。略抬了抬身。接茶喝了兩口。漱嘴。又喝了一口。才道難爲姐姐照應。遞茶的道。同在一起。原是患難相顧的。何必客氣。又一個接口勸道。姐姐不要這樣呆。你我都是過來人。雖與萬生有約。既已死了。也是沒法的事。世上不少美郎君。慢慢再揀一個。何必這樣認真。自

尋苦惱。梧仙那願聽這宗話也。不理會只閉了眼養神。監所叱道。這是什麼話。你們到這裏就該比良家婦女還要明白道理才洗的去從前污點照這樣無可無不可地方上何苦籌經費辦濟良所呢說的衆人不敢做聲。監所攜了梧仙的手慢慢走到自己房中。衆人也便散開不便隨行了。監所叫梧仙坐下勸道。你不可蠻急待我對你說明好細加研究剛才所長對我說有人從陸師學堂來說萬生因留驗癮發身死。特特叫我通知你不用執守前約以後如有求婚之人他爲招呼與你相會。梧仙不待說完早抽咽的哭道。這事學生怎做得。到我合萬生不是前世未了業冤便是今生修成未到但能容學生削髮爲尼給我求菩薩代我兩人懺除宿眚緣結他生就是我師再造之恩若所長不能相容我惟有相尋萬生於地下了說到這裏就哽噎的說不上話來真是石人見之也要墮淚所監道你原來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要同你研究其中。

虛實好計較對付之策。一門心思的哭有甚益處。梧仙拭淚道。事必不虛我早慮到的監所道。那本是你過慮。少年人既不至如此。不耐驗。況監驗之人。豈有看他到癮。發身死之理。只有因驗明。開除羞憤。輕生的斷沒試驗。身死的今日所長特特將此事報告與前卜成仁求婚的信合看起來難保不有玄虛。梧仙道。據老師說來。此人竟是沒有死嗎。監所道也難決定。好在你未滿期。等我代你留心打聽。你千萬不要蠻急。白蹭踢身子。梧仙被監所提醒心思也活轉來了。只得耐性堅守。不覺已是臘盡春回。但生離之慘還比死別的日子難過十倍。將信將疑。愁腸百結。其存其沒。淚血干行。竟是終日在愁城淚海裏過活。你道可憐不可憐。還幸卜成仁不會來聒噪。他爲什麼不來。且從他到司裏去敘出。好教看官得知。原來這胡方伯是個關心政局的賢員。所屬差缺人員必需留意察看。那確有經驗。辦事妥慎的。也不肯輕動。但值新政舉行。需才孔亟。饒

你明察。那能徧識成千成百的屬員可否。終不免仗人推薦。從接見傾談。酌量錄用。這卜成仁得差。却又不同。實爲刑幕。別從規說。他是己親。懇求賞差。嘵飯方伯。却不過這情面。委他個不着緊的事。好讓他賺兩個錢吃飯。所以委差。謝差。都不會見。幸得花船捐沒。鬧風潮。別從規。又代他運動。這冬賑會辦。日昨方伯因接移請補發賑米公文。倉儲正當短絀。又爲飢民生命所關。不好輕駁。想起卜成仁是刑幕內親。看的切近點。故請他來問個底細。成仁自濟良所回廠。去帶家人到了司署。傳進手本。立時傳請。號房引成仁進入花廳。須臾方伯出來。先舉手一揖。成仁忙答一揖。又請了個安。方伯讓坐茶房。捧上茶來。方伯一面留細察看。覺成仁人格卑陋。面容青瘦。知他是個烟客。就悔不應委他冬賑。會辦半晌。沒開口。成仁更不敢作聲。方伯忽問道。老兄怎麼這樣瘦。可有嗜好。成仁駭得魂不附體。忙站起身回道。職州不敢沾染。實係大病初起。還未復原。

方伯笑笑道。不過一句閑話。老兄不要介意。請坐了談。成仁又斜扦着坐下。方伯道。冬賑的米發過五百石。怎又需補五百石。究竟有多少飢民。成仁道。初辦時一天十多石米。可以敷衍。現在每天十三石。還不夠散。大概有兩千六七百人。還一天多似一天。要求大人行文齊汴皖三省撫憲飭該管地方設法截留才好。方伯皺眉沈吟道。這麼看起來。再添五百石。還怕支不到正月底呢。真有點爲難。又停了一會道。要派人出去辦。怕趕不及。倉裏是空的。沒有別法。兄弟明天傳米董來。跟他商量罷。現在還請費心招呼着司員好好的散。不要難爲。這些飢民成仁站起道。這是職州分內的事。怎敢疏忽。方伯笑道。請坐。我們還談談。成仁只得又坐下方伯道。貴同鄉有位姓席的官名世柱。該認識罷。成仁道。與職州也有戚誼。方伯微笑。又問道。親情想是狠好的。成仁道。近日不大往來。方伯道。爲什麼呢。成仁道。職州不好回。方伯笑道。兄弟合他司道不相統屬。

的閑談。談怕什麼呢？成仁自那日弔喪出醜，本想稟控明高奈自己原有短處，告了怕與自己有碍，不敢出手。若要面回，又夠不上見牛師說話，難得方伯下問正好下手。用借刀殺人之法報了心頭之恨，便將世柱如何娶妓爲妻，如何逼逐正室，如何氣死老母，又如何靈幃吸煙不受勸戒，毆打弔客，編排了一大篇說出。方伯含笑搖頭聽完之後，又道：他竟也有嗜好！他席家的人狠多川漢、閩廣、北洋都有什麼？席明芝、席明玉、席明穀、席明雪、席明水的大半多是道班席。明芝在北洋東竹帥處，狠紅到底。那個好點呢？成仁道：都差不多。席家子弟十有九出仕，沒一個不抽煙，烟癮極大。手段却都去得，沒有不會賺錢的。壽州田地多被他家買盡了。方伯嘆道：哎，這真是吸民膏、吸民脂、吸民肉、吸民骨、吸民血，吸民髓了！跟老兄是什麼親？成仁道：也有老親，現在席世柱妻子是職州的表妹，方伯道：世柱號叫明高，究竟與明芝是不是同輩呢？成仁道：原是同堂。